

飄零半世紀皓首話滄桑：

留美記趣談子女教育

劉遐齡

羈旅異邦，或是留在國內，莫不皆以子女教育為念，為最重要。是以我們無論身在國內，或是海外，無時無刻，每為兒女的教育擔心，尤其是在每年學校開學，我們於安排兒女上學之後，如果他們明年此時中學畢業，將來如何升入大學或那一個大學的問題，更是至為操心，現在我們年齡老大，兒女的兒女，也已有七人之多，其中多人，且已是先後大學畢業或是要將升入大學的年齡，可能或將婚嫁，甚至他們也已自有兒女，不必再行直接為他門擔心，但是，逝水流年，也仍不勝浩歎。然而回想當年，仍然不免有一些我心戚戚之感！且以近年來，因為所謂中國「虎媽」的問題，也曾因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美國鬧得風風雨雨，因將個人親身經驗的子女教育問題，略為重述，以為閒暇時的談助。

數十年前我們初來美國，乃是為了自己的教育問題，原來打算在美力學念書，一年兩載學業告一段落，即行買棹回國，但是不知竟在美國逗留，前後超過半個多世紀。

而在美國自有兒女之後，覓取工作，不免擇鄰而居，對於兒女的教育問題，莫不優先考慮。其實此種情形，並非僅是我們東方人或是中國人如此，其他美國人，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初到美國，看到各大建築堅固，空間頗大，通常平日或在週末寂無一人的房屋，不是教堂，便是各地中小學的學校和教室。

一般而言，美國死後要上天堂，所以大多信仰耶蘇基督的不同教徒，全家多於禮拜日，前去教堂膜拜上帝，但在未去天堂之前，則須先行照顧學齡時期的兒女，雖然自己沒有子女，或是兒女已大，但仍須繳納財產稅款，維持當地的小學六年及中學六年的各級學校，共約十二年的義務教育，現在還要支持四歲至六歲兒童的所謂學前教育。

因為根據美國各州的法律，各級學生自六歲及齡至十八歲之間，皆為所謂義務教育，學生享有免費入學的權利，而各學生家長，也有將學生送去上學的義務和責任。現時各黨人士重視教育，聯邦政府且有資助各州學前教育的專款，幾乎每黨總統候選人皆自以「教育總統」為號召。近年各州推廣教育，甚至及於大專及特種教育，所以在美國，如果個人至少也應可在高中畢業，不像咱們自以為文化之邦的中華大國，無論在台灣或在大陸，如要升入高中或甚至初中，無異障礙賽跑，縱是有錢，不是要講關係或是要走後門，或是還要惡補，通過各種考試，學生且多變成「四眼田雞」，幾乎擠破腦殼，方能進入為數有限的明星高初中學。至於大學之門，更要依靠各種條件和機遇，而在中國大

陸，還因各個時期的政治情形不同，中間不知尚要受多少其他階級成份與政治性等人事關係的牽連和阻障。

學生就地上學義務教育十二年

不過在美國在中學以前的階段，多是「屬地主義」，而主要的教育經費百分之九十三以上例由各州及地方負擔，大多是靠房地產稅收維持，而因聯邦分權制度的推行，各州各自為政的情形不同。通常各州由各市及各郡，成立學區，自力建校，任用教職員工。各州因其財力，普遍給予財政支援，以期全州各校維持一定的水準，並由全國分區的獨立教育機構，定期推行我國教育部督學審評的責任。但各州教育廳局，另有督導的特殊制度，他們對於各州中小學教員的培訓和管制，尤為嚴格，就業學生皆須修習教育學份，同時必須依照各州所訂程序通過個別專門課程的考試，方能取得教授某一專門科目的教員資格。此外中小學的教員，大多皆受各地教職員教育工會的影響，所以他們或她們在取得各該州教授某一專門科目資格之後，幾乎即有「終身職務」的保證。

至於聯邦對於教育費的經濟支助，通常無足輕重，而僅佔全國公立中小學教育經費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左右。但是近年來因為公民權法案等的通過，聯邦政府極力執行反對歧視法案的推行，所以聯邦權力所及，超過了其所撥付財政資源的比例。

但是大體言之，美國教育制度，係以地方分權體制為主，聯邦政府的權利，沒有我國單一制政府教育部那樣大的權限。

其實無論各國教育制度如何，凡是為兒女父母者，其所最關心者，還是自己兒女的教育問題。我們兒女三人，在年齡上，彼此相差皆是三歲，所以從幼稚園到大學，再到研究院，十多二十年之間，至少有一個兒女在學，每日清晨，從喚醒他們起早盥洗，匆匆早餐，然後開車或照料他們坐上校車上學，也是一件大事。記得我們在第一次準備蔭華上學之前，好像全家在做喜事，把我們忙得不亦樂乎。尤其是太座事先上街購備衣服鞋襪，文具紙章筆記簿，除開不用毛筆硯台黑墨外，其他各件，樣樣俱全，祇差未像女兒出嫁時，須赴香港，甚至大陸深圳附近購置旗袍金飾一類的嫁裝而已。

準備兒子上學忙亂有如辦喜事

但當我們家的大少爺蔭華穿著齊整，隨著鄰居學童第一次踏上黃色的校車之時，特別照相留念，下午不停的看鐘看錶，依閭而望，好容易看到兒子走下校車的音容，又是問長問短，查問老師的評論，又是查看書包，有無要繳什麼特別課外工作的指示。如果我是我自己的兒子，也會感到我們小題大做，太過嚕嘍。後來上車下車的相片，也已放大，寄到遠在太平洋彼岸台灣的爺爺外婆（當時尚未敢與湖南家鄉重取聯絡），祇差沒有鳴鞭放炮敲鑼打鼓，到祠堂裏去掛匾，拜祭列祖列宗了。

至於兒子的課場作業，那怕是一紙一字，不是好好保存，便要「貼堂」，掛在廚房的冰箱之上。老師對於功課的指示，兒子自然視為「聖旨」，我們也是一律照辦。期中期終的成績，加上老師的評語，我們不是珍若拱璧，也是受寵若驚，感同身受。兒子年終升級，也像中了狀元，還要到美國連鎖快餐店打牙祭，外加糖果電影侍候，只差沒有張燈結彩，打馬遊街。想來天下父母心，尤其是第一個兒子第一次上學，殆已視為人生里程碑上，一件天大的喜事，後來接著第二、第三的兒子和女兒上學，雖然也是大事，但已不似上一次大兒子上學時，那樣的緊張了。

根據北卡州法律的規定，學生如住在距學校一英里以上者，早上八時及下午三時下課時，皆可坐學區所備的黃色校車，免費集中街旁接送，正午在學校午餐，各人自備餐費，清貧者則由聯邦政府資助，學校免費供應。不似現在孫兒女在加州和香港的情形，早上還要為他們準備餐包，所以當時省去了我們不少麻煩。

不過我因初去北卡，一則幾次搬家「孟母擇鄰處」的關係，再則曾應其他學校的邀請，遠去他州任教，幾度遷居，所以蔭華在小學就讀的最初數年，幾乎每年換了一個學校。幸虧三位兒女，皆知自愛自動，每日課後返家之後，各自依其個性，或吵或靜，趕完功課，然後再去室外打球，或與其他鄰里同伴嬉玩，我們可以完全不必操心。大兒子在做功課時，往往打開電視，邊看邊忙，自己或唱或鬧，一股腦兒把功課做完，自得其樂。大概這是他得了他老子的遺傳，而使我想起了當年在中學時，每日課後與同學們一面在溫習功課或做數學習題，一面與其他同在一個教室，相互調笑的吵嘴怪象。

望子女成龍鳳越區上學習法文

也許是望子女成龍成鳳的心情太強，三個兒女，在校成績，也皆名列前茅，我們還要他們加習另一個外國語文。我們原來住在郊外，如進當地學校，公車接送完全免費，不必操心。但是當地學校皆以英文為主，要遲至初中二年級，方才教授第二個外國語文，所以在初中一年級時，特地把他們送到費城市立的初級中學，以便學習法文。因而從此也增加了自己經濟上，尤其是體力上的負擔。因為他們都是越區入學，所以每年另須繳費，幸喜為數不多；另則每日清晨，必須趕早提前起床，在我開車先到學校上課或辦公之時，稍稍繞道，把他們送到學校；下午三時半以後，又須依照當日情形，通常由我把他們接回家中，但在極少數的場合，我如學校有事，或由澤君把他們接回，或由我把他們暫時接來學校，略事逗留，然後返家。

因為他們年齡參差，所以前前後後，在初中就學，即有八九年，千幸萬幸，因為他們三人後來皆能取得全部獎學金，在初中三年級或高中一年級之時，皆能遠去他州私立學校住讀，所以免去了一些接送兩位少爺和一位小姐上學的麻煩。

根據次子德華的回憶，除了我曾接他有不過一兩次遲到過十來分鐘以外，幾乎準時

接送，十來年如一日，也可算已經善盡父職。但我自信早上送他們上學，從來沒有一次錯過。

僅有某一次送蔭華上學時，車子在路上突然停火不能發動，也因獲得一位同方向開車上班但不知姓氏美國好心人的同意，繞道把蔭華按時送到學校，既沒有遲到，也沒有出事，但是現在回憶起來，也仍然不免有一點萬一出事的心驚膽跳，後來我把此事，告訴我的內座大人，她還空自提心擔憂了好一大陣。

蔭華初入市立初中念書時，因為班上的競爭激烈，也使他的讀書興趣增加。一位鼻子較高，大概不是義大利必是猶太裔女生的媽媽，在某次家長會中碰到，初則有些驕氣重重酸溜溜地當面明知故問，我們是否為此一所謂「愛因斯坦腦筋」(Einstein Brain)學童的父母，我們只好笑而不答；後來她又自我安慰的說，蔭華可為她的女兒「增加勤學競爭的興趣，也是一件好事」。我們只好默然稽首而已。後來這位黃眼褐髮的女同學，果然很出鋒頭，在學校演戲歌詠，領導學生活動，時常見報，後來我們在報上看到她的大名，知道她在高中畢業之後，也進了有名的北卡大學或是私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

我們三個兒女，果然也很爭氣，三人皆為各校的榮譽學生，分別在初二時被邀參加全國所謂「少青榮譽學會」(Junior Honor Society)。他們在校自動參加各項活，曾經分別代表學校，參加學區或全州的拚字或演講比賽，雖然未去華府參加全國拚字決賽，但也得過各種獎章獎狀和獎品，報紙宣揚，也算是為中華兒女爭光。

甚至他們暑期打工，在麥當勞比賽烤牛肉餅時，也得過獎品，可見美國行行出狀元，也有行行耍花樣的廣告奇招。

取得全部獎助金遠去他州讀高中

當蔭華在初中快要畢業之前，學校輔導老師，即曾向我們建議，認為他可遠去他州等於是準備大學預科的私立高中住讀。美國此種號為「獨立學校」的中學，幾乎皆是所謂「貴族學校」，學費之昂貴，可與美國有名的「常春藤大學」相等。

我們一介教書的清而不貧也不富的教書先生，那能有此能耐？所以最初有些躊躇，後來又經另一市立初中輔導老師的極力慫恿，認為各校可能都有全部獎助學金，不必過多擔心，先去試試。所以我們也曾駕車，遠去美國東北及北方地區，實地探詢訪察，以明究竟。

最後我們決定向去我們不遠的維吉尼亞州兩個有名的私立中學申請，一切申請表格，皆由學校輔導老師索寄填送，不久之後，果然得到兩校的通知，皆經審定准予入學，兩校幾乎是競相爭取，表示願予經濟支援，所有學費雜費為數超過當時（一九七六年）一

萬多元的美金，幾乎完全由學校獎助，根據他們的估計，大概我們每年自掏腰包，也不會超過二千元左右，再加上其他如零用和往返旅費等的零用。此外一切，我們可以毫不操心，這與我們留在當地高中走讀要付的費用，還要便宜，既可免除其他一切的擔心，而且也可增加兒子升入有名大學的機緣。因此我們爲了兒女的前途，當即決定接受此種出乎意外的優惠獎助。後來我們第二個兒子德華和小女敏華兩人，皆是如此，從此我們在美東國道九十五號的高速公路，除了全家定時開車接送以外，其他還有每年學校的「雙親日」或是「父子日」，或是兒子參加各種球類決賽的良辰吉日，往來奔馳，不知住了多少次的旅館，報銷了不知多少加崙的汽油。

不過在我們決定蔭華高中遠地住讀之時，卻面臨了「魚與熊掌」兩者必須加以選擇的問題。原來維州此兩旗鼓相當的私立名校，因爲我們爲他同時申請，他也同時先後獲得兩校的允准入學。兩校所提供的獎助金額，也是完全相同，據說這是美國私立中學，也與美國著名長春藤大學的情形相同，各個學校爲了免除惡性競爭，相約在接受所謂優異學生之時，在獎助金額方面，互相參考，但不能互相競爭比較，不多不少，俾使各個學生及家長自行選擇，不因獎助學金金額的不同，而有所影響。

而當時的兩個學校，一在華府對岸的維吉尼亞州 Alexandria 名爲 Episcopal High School；一在維州西北部維吉尼亞大學附近的 Woodberry Forest School。我們當時對於兩個學校，皆曾親自參觀，接受了他們熱忱誠懇的招待，對於各校師資的素質與設備的完善等等，印象深刻。而對於各校學生畢業後，升入長春藤大學與北卡大學、維吉尼亞大學、私立杜克或其他名校的或然率，也難加以軒輊，所以從長考慮，也傷了一些腦筋。後來還是因爲前述第一個學校，地近華府首都，蔭華自己決定前往，我們也表同意，大事已定，從此我們往來華府，數極頻繁，但也未敢隨時無故前往學校探看。

名列第一代表同學發表畢業演說

不過如果學校有信邀約，我們自然有請必到，從不缺席，所以既曾旁聽過學校老師的講課，參觀過他們的球賽，與他們的每一位老師交談，尤其是一位拉丁文老師兼學生指導的德裔老師與另外一位足球教練，後來成爲了很好的朋友。他們的校長夫婦和諸位老師，對於蔭華的學業和個性，莫不交口稱道，聽來使我們不免有些飄然。

而且因爲蔭華又選修了好幾門大學程度的數理及文史課程，依照該校計分的方式，蔭華每期期終所得的分數，大多超過一百分以上，所以每個學期，也得到了許多個別的獎章獎狀，我們自然又是珍若拱璧，特別在家裏買了個名貴陳列廚櫃，把他們三個人所得的所有獎品，並不是以供展覽，而是自我陶醉。

蔭華在校很是爭氣，他的畢業成績全班第一，所以畢業時依照美國各校慣例，由他代表全體畢業學生發表所謂 Valedictorian 的辭別母校師生演說。尤其最是難得者，該校

的校長和教職員，特別查閱該校的校史，而在校長的告別辭中，特將在十九世紀末葉，曾在該校畢業的一位中國名人，與他相比相期。此位中國名人，乃是大名鼎鼎的我國外交耆宿，曾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的顏惠慶先生。所以當時我即曾查閱顏先生的英文傳記，他在當時李鴻章訪美的時候，正在該校就學，所以清廷駐美公使館，特別請他擔任李氏的隨身口頭翻譯，陪侍李老前輩，坐了馬車，出席華府會議，可能也還到過紐約等地。

至於蔭華畢業後的升學問題，他與其他同學一樣，大多在一年半載之前即由學校發動，先向各校申請。有些大學也多自動先與各校畢業生指導老師聯絡，要請他們推介各校成績優異，個性活潑，身心健全，積極參與學校體育及其他活動，合作合群的學生。而各校也可依照過去的往例，依照學生個人的條件及各校可能取錄的標準等等，鼓勵學生自由決定申請。

當時蔭華的志願不在理工，而在文法，所以他決定不去申請麻州理工大學，而依學校導師的指示，僅僅申請耶魯、哈佛和普林斯頓三校，當時也未申請北卡大學及杜克大學等校。其時美國各個大學，包括許多長春藤大學在內，根據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全國標準考試成績，事先自動向各所得高分學生，個別聯絡，選擇該校肄業，甚至派人或請由在當地工作的校友，親臨各校訪問，舉行個別談話；而有些學校在通知學生錄取之後，再由大多是同裔的前期同學，個別代表各校註冊組，電話聯絡，表示歡迎入學。甚至若干軍事學校，也多來信促其棄文就武，宣揚軍官學校，也可學得各種理工文法特長。現在台北大專入學考試，於二千零二年起不再舉行聯考，各個有名中學成績名列前茅的學生，可能也將得到同樣的「歡迎入學」信件或郵電。

同時在我們工作的北卡州北卡大學，設有一個競爭性極強，名聞全國的所謂 **Morehead Scholarship Program**。該項獎學金，僅僅考慮學生個人的條件，而並不考慮學生的家庭經濟情況。縱是家財萬貫，學生如被取錄，四年的全部費用，完全由此一基金會負擔，此外每月尚可領得為數頗巨而不須報稅的零用金若干，畢業之後，尚可依照學生志願，相機獎助到有名的研究院，繼續進修，可謂條件至為優待。所以每年申請者，人數眾多，但是限制也很嚴格，大多不是學生自動申請，而是由北卡州及全國各地公私立學校校長推薦。但其名額有限，每年錄取者僅有六十人。其間甄選推薦的程序也頗嚴格，也很簡單，不是達於某種程度的水準，學校當局也不會輕易推薦，以免自失體面。

在北卡州州內，各校雖可自由推薦，也無人數的限制，但是每校可能自限人數，最多不過一、二名，由學校建議鼓勵或推薦各個學生，參加申請；另在全國各地著名公立或私立學校，廣為宣傳，歡迎自由推薦送審，與一九四一年我個人，由湖南長沙省立第一高級中學(長高即一中)，送審進入唐山交大土木系的情形大致相似。據說在北卡州內各校推薦的總人數較多，然後經過各種初步的甄選過程，最後在北卡州各校及全美國各地的候選人中，推出一百二十人，前往參加在北卡大學所在地參加面試的「決賽」，最後由獨立於北卡大學以外的特別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在此全國加倍的候選人名單中，審

慎核選，取得名額每年僅有六十人的所謂「穆爾學者」(Morehead Scholars)。當時蔭華是他班上兩個候選人之一，最後在其面試之日，我們也曾就近隨他前去「陪考」，但我個人的心跳，比我們當年自己參加任何考試之時，還要緊張多多，如果有人要量我的血壓，可能要爆破人家的耳膜。

記得早時我陪第二個兒子德華前去參加北卡州全州中學生拚字比賽之時，我也曾同樣神經緊張，輪到他上台時，我早已藉口牽著小女敏華溜出會場，太座說我膽心如「雞」(美國人的說法，不是膽小如「鼠」)，直到後來有一位外國太太出來向我道賀，說他得了個第二，德華雖不能前去華府參加決賽，我則暗地還是謝天謝地，免得再受虛驚。不過那次德華還得了些電視等什麼的獎品回家，也算春風得意。因為如去華府比賽，全美各地的年少高手，風雲集會，得到第一名的機率，一定很低，如果因此而使個人心跳升高，萬一不幸，當場休克，也是太不值得。

再就蔭華的參加甄試而言，事先我們期望，也不太高。但是 E 校導師對於蔭華的信心，要比我們超過甚多，所以一再鼓勵他填表申請，當時我也以狡兔三窟的想法要他照辦，而且戲謂，他如得到此一獎學金，每月尚可由他分出一些零用金供我使用。後來蔭華果然接到北卡州大學的通知，成為一百二十人候選人之一。當時學校適放春假，我們也是就近前往捧場，無異「陪相公趕考」，在校園外面等候。憑良心來說，

當時我們也未存有過份僥倖之心，所以我雖緊張，但也未到可以休克的程度。而且當時蔭華已經得到了耶魯與普林斯頓等校已被取錄與近乎全部免費獎助學金的通知，此外只須家長每年支付兩千左右的現金。此項安排，只要學生維持相當的在學成績，可以年年繼續，四年的大學經費，應該不再擔心。

多個名校贈獎助選擇大學費深思

後來我們接到北卡大學的通知，蔭華也名列前茅，成為全國六十個 Morehead Scholars 之一，當時北卡全州各地報紙紛加報導，本地報紙電台，更事張揚，同事祝賀，鄰居道喜，想來與過去我國科舉制度之時鄉試中舉的情形，也大致不過如此，祇差無人送匾鳴放鞭炮而已。

此一喜事，卻又為我們增加了另一個考慮。不過在我們家庭會議的結果，大家接受了我個人「民主集權制」的「英明」決定，仍是以遠去耶魯大學入學為宜。其中很多的考慮，當時未為尚未成年的蔭華詳細說明，但後來我們旅遊華府接受各校通知尚未發出之前，蔭華突然向我表示，他雖希望能去耶魯，但亦表示以去北卡大學為宜。當時我問他為何改變心意，他說他因顧全兩位弟妹的未來就學，似可利用北卡大學的全部資助，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我對他年紀不過十五、六歲，而能為人為父母著想，深感安慰。但我趁此向他再行詳述我國龍的傳人注重教育歷史傳統的基本理由。就我個人而言，本

人並無財富，即使有之，而我之可能遺留於子女的最大 Legacy，也應是以子女的良好教育為重。所以此項決定，乃以我子女未來的前途及其廣泛的國際人事關係為重，個人負擔雖然暫時略有增加，但他仍應以遠去入耶魯大學為宜。

是以一九七六年九月，我們的旅遊行程，則已遠及紐約以北康乃狄格州的紐海文。而對近在咫尺北卡大學的好意，只好心領而予以正式婉拒。但是平心而論，北卡大學的學術地位，也在全美國州立大學中遙遙領先，而其鉅大的獎助學金，實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後來蔭華母校下一期的某一美國同學，取得了北卡大學 Morehead 獎學金之後，則放棄了前往耶魯或哈佛等校的機會，可謂人各有志，而且各有考慮，不能一概而論。

兄弟爭輝德華也是頭角嶄露

不過在此同時，我們第二個少爺德華的升學問題，也就在一九七五年之時，早一年到來。根據美國私立中學的規定，高中階段，可從第九年級開始，我們因為有了蔭華的前導，當時遠在維州的兩個中學，對於德華的入學，大多在口頭上，先已表示了歡迎之意。好像兩校又在互相競爭，暗地較勁。我們對於兩校的好意，也是感激萬份。所以當時依例向兩校同時申請，兩個學校也根據德華的初中兩年的成績，給予德華與當時蔭華同樣的優惠獎助學金。是以我們全家當時又面臨了一個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問題。後來我們與德華同時決定，改去維吉尼亞州中部的 Woodberry Forest 中學。但就個人而言，當時似乎有一點避免兄弟同在一校，互爭短長的心理考慮。因為蔭華在校，早有銳不可當的聲名，萬一德華有所差欠，深恐對他的心理，不無影響。現在德華既有兩校可以自由任擇其一的機會，所以我們便作了此較為妥善的決定。

不過平心而論，兩校同是維州有名的私校，除了三、五位教職員的女公子可以免費走讀以外，全校也與 Episcopal 一樣，兩校皆是住讀的男生。而在其他方面，則是旗鼓相當。但是兩校除了在學術方面互爭短長外，在球場上，也互相較勁，所以在德華九年級，即初中三年級時，兩人已入不同的學校，他們兄弟雖然未在球場上正面較技，但在啦啦隊大呼加油之時，則是各有不同。好在他們兄弟個人之間，在學術上或其他方面，並無為人譏評，相互比較，互較短長的藉口。

德華在學四年，他的個性較靜，較為嚴肅，但也好勝心強，在學生自治方面，後來成為了推行「學生榮譽制度」的主要執行人。其他有關的體育活動，他也積極參加。

尤其是在秋冬之季，則以摔跤為其主要節目，澤君往往為其時常減食，而與高頭大馬的外國同學較量為憂。但他從來沒有出事，不像某次蔭華在校，因為與人論劍，在那腿上畫了小小的一刀，把她媽媽急得晝夜不寧，結果還是獨自跑去察看，方才放下寬心。至於德華的功課，也並不含糊，四年功課下來，也是全班第一。畢業之時，也是代表全班畢業同學，發表臨別演說，他的主題，也以人生應以服務社會為主，不以財富為先。

據說也是該校有史以來，以中國學生代為發表 *Valedictorian speech* 的第一人。

一九七九年高中畢業，德華也在學校導師的指導下，依例申請耶魯、哈佛、普林斯頓等三個大學，另外他也由學校推介，申請北卡大學 *Morehead Scholarship* 的獎助學金，他的情形也與蔭華一樣，他曾申請的三個常春藤大學皆被取錄，而在他取得北卡 *Morehead Scholarship* 之後，報紙照樣大事宣揚，我們當地一個連鎖快餐館，別出心裁，且已依照報上的照片，為他製了一個膠質身份卡，以後每次進餐皆可打折優待。後來關於德華的入學問題，我們也仿照蔭華的前例，由他決定前去耶魯入學。不過此次德華入學時，我倒希望也像他入高中時的前例一樣，不必與蔭華同入一個大學，或許改去哈佛，也未必不可。我在學校同為教授的許多同事也勸他如此，但因不願使我擔心，直至他在郵寄信件的最後一天前夕，他才向我表示，他已決定同去康州耶魯大學與蔭華同學。他們的理由，乃是哈佛的研究院最好，而耶魯的大學課程最佳，因為他們學校很多大牌的教授，也還親自上課堂執教，不像哈佛等名校的教授，大多專門從事研究或其他「外務」，課堂全由研究生代教。

另外他們所列舉的一個理由，乃是「耶魯大學學生的伙食全國第一」，我也不知是真是假，有一兩次我們也曾在耶魯的餐廳用膳，也許當時是學校所主辦的節目，家長可以免費用餐，伙食自是不錯，倒是事實。不過後來他們在耶魯畢業之後，兩人也先後分別再在哈佛研究院取得碩士學位，一個學商務管理，一個學公共政策。同時他們在耶魯，也都分別參加了一個兄弟會什麼的。德華所參加者，乃是現在美國兩位布希父子總統同一的兄弟會，神秘兮兮，想來也不怎麼樣，不足希奇。而且在畢業之時，兩人皆被列為畢業名單上的「榮譽學生」，不過我們也已多見不怪，未再有到「祠堂掛匾」的什麼妙想幻想和怪想了。

不過蔭華德華兩人的個性，自小即有些不同，所以他們選修的院系及後來在研究院所得的碩士學位，也各有千秋，其後他們的事業，也相互歧異。德華性尚理想，願以助人為樂，所以後來他取得學位後，即去台灣台中東海大學，教授英文英語，為期兩年；取得碩士學位的進修機會之後，幾乎等不及畢業，即想去台北及香港從事慈善事業。反之，蔭華自小即較趨現實，對於經濟工商企業很感興趣，在耶魯讀完經濟系後，即有意攻讀哈佛或其他大學工商研究院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但無繼續攻讀學術性博士學位的意願。其時芝加哥大學、西北大學、加州大學及費城大學等商學院，皆被取錄，而哈佛大學商學院，則要求學生先有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方准入學。

當時蔭華同時獲得兩個大公司的職位，一在芝加哥，一在康州。因為芝加哥的工作單位，願意完全支助他入商學院，所以他在六月間，即去芝加哥報到，後來九月即在芝加哥大學商學院註冊上學，所有學雜費用，全由公司支付。但是重要課程多在夜間講授，他因習慣了耶魯的自由風氣，對於美國中西部學校的氣氛，頗感格格不入，於是註冊不過數週，他即自動退學，而且辭去了這個頗為有名公司的職務，再返康州接受了另一公

司的工作。不一年多，他即以一個「陽春學士」的身份，越級擢升，擠入了全由濟濟碩士充任的小主管之林。兩年之後，他再入哈佛商學院全工就讀，取得了碩士的學位，然後就業結婚，算是實現了他人生的初步心願。

關於蔭華德華取得北卡大學 **Morehead Scholarship** 而拒未接受的事實，後來也因此使我與人嚼過一次舌頭，而引起了一段「閒話」。因為此一穆爾獎學金，乃是北卡大學的「蓋面菜」，為該州鉅富且曾歷任州長的 **John Morehead** 所捐助，他在校內另外建有一個天文台，而為全州各校學生例須參觀的旅遊與教育課程之一。而其穆爾獎學金之設，全國聞名，競爭激烈。據久居北卡的人說，此也是北卡大學能與當地另一全世界知名的私立杜克大學，互爭短長，爭取北卡及全國優異學生的一大利器。

所以得有此一獎學金的學生，畢業後，又可得到輔助，在國內及國外，尤其是英國有名大學研究院如牛津、劍橋等學校繼續進修。他們在學校號為「穆爾學者」，享有盛名和特權，所以人人刮目，認為機會難得。

某年春季我國駐美大使館文化參事趙仰雄兄，因應北卡大學外國學生指導部的邀約，前往報導台灣自由中國的教育近況。趙兄來信告知，約我共同參加。當時我與此一北卡大學指導部主任閒談時，我曾談及我的兩個兒子，曾經先後得到該校 **Morehead** 獎學金，而未接受，後來改去耶魯的舊事。他初聞之，不但大表驚異，而且表情非常特殊，認為他在過去從未聽說過有人「拒不接受穆爾獎學金」的奇事，言外之意，似乎認為我有一些「吹牛不起草稿」的天大本領，當時我也並未過份介意。但是後來越想越不過意，我回到學校之後，乃將當時蔭華、德華先後得到穆爾獎學金的剪報，寄給這位主任，後來即未得到他的覆信，但也從此未再與他晤面，至於他的反應如何，我也不得而知，而我之所以如此，乃在說明，個人並非「吹牛不犯死罪」，信口開河。

敏華讀心理學後得法律博士榮任麻州律師

其後敏華在市立中學念完八年級之後，依照過去兩個少爺的先例，也是遠送維吉尼亞州最大城市里治曼附近的一個女子私立 **Catherine** 中學住讀，諸凡獎助學金的安排，也與兩個兒子的情形一樣，所以三個兒女的中學教育，因為他們的努力自學，我們幾乎可以完全不必操心。而敏華在學及在暑期，也非常活躍。但她的活動，乃在戲劇歌詠和寫作，不似兩個男孩的足球棒球，以及其他著重體力而不知名的新鮮美國體育玩意。其後，敏華也得到了北卡、杜克、芝加哥等大學的獎助學金，後來她乃選擇了也是長春藤大學之一的費城賓西佛尼亞大學心理學系。畢業之後，她又得到前述北卡大學、波士頓大學、杜克大學等法學院的獎助學金，但她又選擇了波士頓學院法學院，取得法律博士學位之後，當即考取了麻州的律師執照，而先後在波士頓律師事務所及某數知名的企業公司服務。

現在他們三位少爺小姐，皆已成家立業，我們應該高枕無憂，享享老年清福了。至於敏華之在法律方面的志趣，是否係受我當年在大陸攻習法律，且曾出任浙江餘姚地方法院推事的影響，恕我不得而知，但我來美後，因為中美法制之不同，而使我棄法律而改習政治，則也確是事實，惟憑良心來說，我也並沒有什麼後愧。

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自一九七零年代後期，以迄一九九零年初期，不斷在美國由南到北的國道九十五號高速公路，往來馳驅，初及華府，後及康州，終而延至麻州的波士頓。我們最初在康州紐海文假日旅館，一再品嚐價廉物美的海鮮，美金五元，可以嘗到兩個新出於海的龍蝦，後來在波城，增為十元兩個，當時每去北方，過飯廳而大嚼，齒頰留香。路過紐約時，我們每每轉道華埠，在由譚廚高手彭長貴先生經營的「新華園酒家」，全家大小共同欣賞道地的「豆瓣鯉魚」，現在回味起來，仍然不免口涎四濺。這都是兒女在東北部就學就業，個人少年氣盛，我們可以長途開車旅行的「副產品」。不過歲月催人，彭老退休後，新華園名廚的手藝似已不復當年，我們後來雖仍有過屠門而大嚼的機緣，也因個人飲食健康和其他因素的考慮，也只有垂涎「思魚」徒然興歎了。

但在八十年代很長的一些的時間，三個兒女或就學，或就業，同時皆在波城，所以我們前往波城旅居的機會也很多。某一年的暑期，我們且遠在佛蒙特州蔭華的「別墅」開車出發，周遊加拿大的東部，當時大孫子尙義，年未半歲，蔭華把美貞母子送往紐澤西州娘家渡假之後，才「空降」渥太華與我們會合，然後再由他開車陪同我們倆老，周遊魁北克等諸大城市，參觀加拿大具有某些法國風光的景點，然後自緬因州返美。

其後我曾再去加拿大數次，但大多是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及溫哥華等兩大城市，應邀前往參加學術會議。二零零二年八月，兒女倡議前往加西溫哥華，假借為我祝壽的名義，舉行全家盛會，子女三家及孫兒女五人，分自加州、香港及波士頓，全體與會，後來我們又與部份兒女孫子，駕車前往西雅圖旅遊，盤桓數日，馳驅高低不平的西雅圖華埠附近市區，後來並曾造訪移居西雅圖東部某城的王嗣佑兄，稍作傾談，不勝快慰！

(2/14/02 舊作; 8/4/2012 重新修訂)